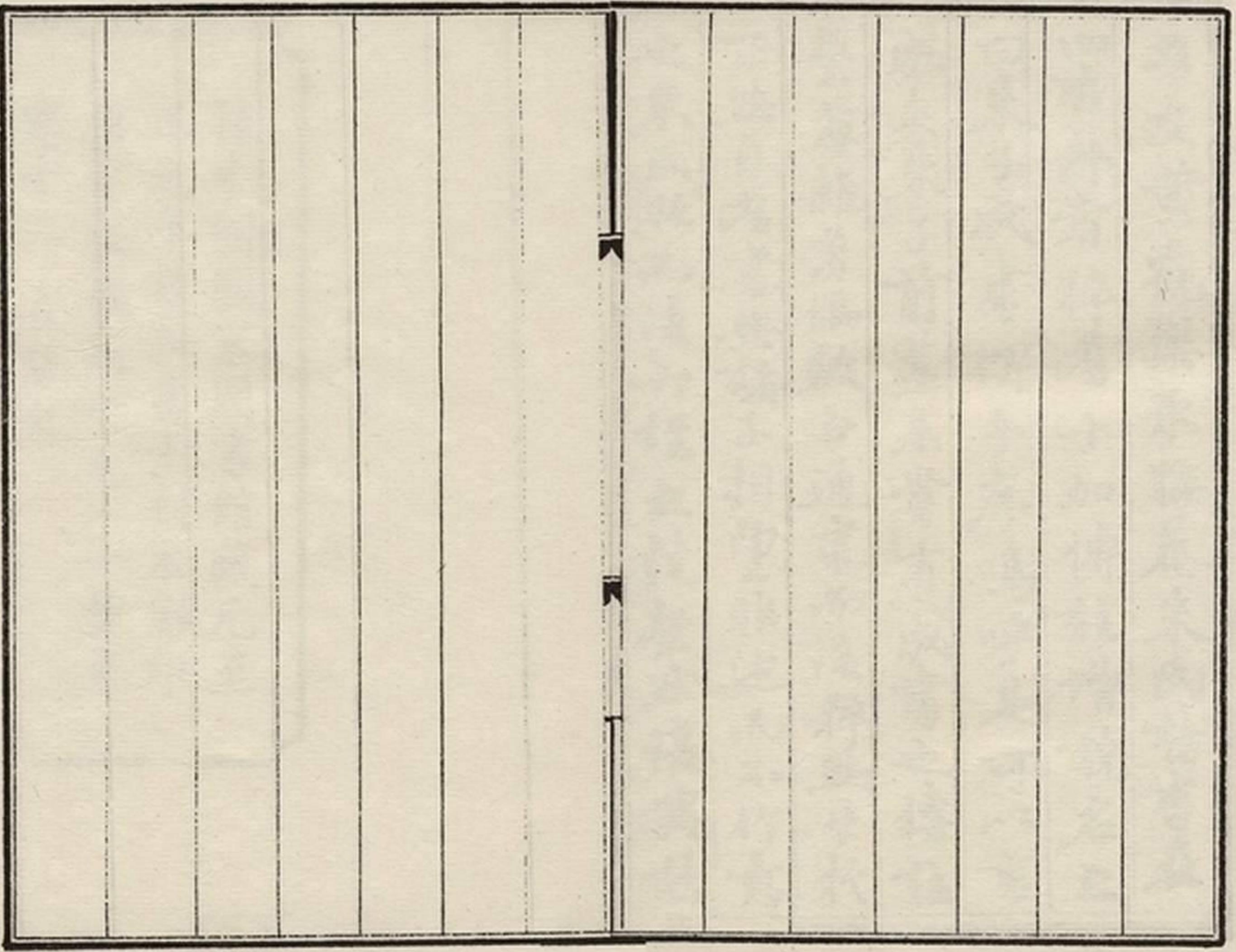


朱子成書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至
正元年日新書堂刻本影印
原書版框高十九·一釐米
寬十二·五釐米





多友黃觀樂東晦菴朱氏諸書雖
四書外者粹為十加博註增就名之
曰朱子成書俾予序嗚呼是可以言
成矣朱子前蓋未嘗有成書也傳註
繫薦雜著偏駁至通書而後粹然坐於
正統自為書與諸子相望非述而不作意
也朱氏始而後六經之說繫坐復興諸
子百家之可傳者各有輪著始終條理
可以言大備矣著者考

夫子蓋未嘗著書書空詩刪春秋筆
削而之今桶四書者六經以可後尊集義
者它書皆可略甚不然也余少不佞自為
時文時每欲窮索古人心胷趣味不但
雷同是非止嘗畫贊朱氏書漫試誣編

翠微氏於熙寧元祐魏立公文是贊
孰若無不謂立元祐者君實乃殊不盡
述高是觀之謙論云不可盡如此况學
問哉。書外政大有事此成書之不考
已也今成書為太極圖通書此所為異象
山而費論辨者也正蒙誣易以起而啓蒙又
本義之所以本也西銘則天地萬物之同
體而以施之天下國家之道也。皇極指要則
西山相與沉潛悠愒夫人之要而門第之
不得聞者也。寇居喪祭折衷三千年之異
同而歸之一莫備於家禮陰陽水火流行
造化之妙度量權衡統和天人之本莫
博於參同契律呂書善陰符之說所以祐
世惑而反之正者以不可以不之知也。嗟夫

萬物天地也。是十書者，二氣五行也。微蟲
子者，參元者也。卷四書之用，而觀於此者，六爻
集朱氏之成學，者誠以予之言思之，當不
至以鵠此而皆省矣。卒不茲有乎爾
則尤無有乎爾。祖樂是編，璠譜錄全集。
按同時往後，改後後闕，訂贊確，又將類詩
詠雜說於以外，如子種未題止。觀樂學於
先子有耳。往還產山西坡家，有異同得遺
墨，今著此，書與勉齋西坡皆嘗家盡力於
朱門云 大德乙巳冬至廬陵劉其孫
謹書



朱子成書凡目

書各爲集不分卷目

各書本文下大字爲朱子解解之下小字寫附錄間有附錄而大字者以所附之說自有分行如太極圖後序正蒙禘祿議是也家禮舉綱張目附錄低一字載目之次云

附錄以朱子爲主他書之互見同時之講明門弟子之難疑後來之闡說俱附焉

朱子之說有先後複出者有答問異同者有一時之言者有著定爲書者附錄之次不無槩括增損如春秋啖趙集傳所謂委曲剪裁是也須溪爲戒云

劉先生云四書附錄或一語重見者數處幾於

若稽古三萬言未必四書煩若此今附錄以此

集

朱子云諸公稱號如泰山海陵徂徠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康節稱先生如云泰山孫先生公卿稱謚如云王正公無謚稱爵荆公無爵稱官如云范程張門人及近世前輩亦如之其無官者稱字如云張或兼以號舉如上蔡龜山之類今人稱郡姓名如東呂某之雲凡姦邪則直書姓名如云章惇今是書所列姓氏大

率倣此濂溪康節橫渠明道伊川晦庵六先生

稱子諸先生稱號稱氏謹議奏議稱名

各書之首附載諸君子平生出處大槩於其下二

程載通書後錄

近年山林著書有流布者隨所見間取附錄如先

天圖有會稽嚴氏

光大

圖義大衍數有武陵丁

氏

易東

索隱律呂書有安成彭氏

綠

黃鍾律說

又如鶴山魏氏之論啟蒙巽齋歐陽氏之論陰符須漢劉氏之論參同陰符各於其集中採摭

爲用云

間有一二間見得之父師者附附錄後不得不以

按字別之而僭妄無所逃罪云

宋子成書凡目

卷之成書

太極圖

濂溪先生周 憲順 茂叔 謨

晦庵先生朱 熹 元晦

通書

濂溪先生周 憲順 茂叔 謨

晦庵先生朱 熹 元晦

西銘

橫渠先生張 輽 子厚 謨

晦庵先生朱 熹 元晦

蒙

橫渠先生張 輽 子厚 謨

晦庵先生朱 熹 元晦

易學啓蒙

晦庵先生朱 熹 元晦 謨

家禮

晦庵先生朱 熹 元晦 謨

律呂新書

西山先生蔡 元定 李通 謨

晦庵先生朱 熹 元晦

皇極經世指要

西山先生蔡 元定 李通 謨

周易參同契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校正

漢

魏

伯陽

譏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解

陰符經

唐

李

筌

述

西山先生蔡元定季通解

晦庵先生朱熹元晦

校正

至正元年辛巳
日新書堂刊行

朱子成書

太極圖

廬陵後學黃瑞節

附錄

其程通政博也。朝綏水轉寧官改爲先公周事百理人程。密之條博藏。卒少數精學年命分齋運初事大南生向氏狀代正於顯。奮乎年也。謀言質隋了下理學格。學十密力五及司其判用通理安至奏名云功人時程。則泗盡發百治堯智理者唐翁知精力謐。知羣篇嚴行十門南先官趙判寺軍一授博先用心皆頤。淪之性幽世日舜巧羲滌學奏孟密行議。道通在怒聞有而京墓改清愛丞司訊洪顯生所使不親。於正之秘之常三誣則於會云。異傳歸即下少代民流佔無云之後乎。有按。守南務道十先時遂提獻州知理立州字出繫孔及得其。端而使斯乃亂之感於畢所自後宗周觀河元謚。因事少盡其葬生捕求點公事洪參辨分茂家治孟大傳。蓋知誦人深日所出清訓宗周觀河元謚。翰視時道早江卒公南刑呂改州軍衆寧叔道理絕用傳。有出其日探常以淪虛故主衰聖洛脈法。爲其年理遇州矣再康獄正永南移口縣用州所李而。不遺用造多治肌寂雋支孔道以終主。友氣少嘗事德熙尹軍公歐州昌黎交主舅營關獨嗣聖。足所言常化寧也。滅爽離孟必易通上。且貌不作剛化寧成以事公。擢縣及稱薄氏道誠盛往學。學謂者行之不涉闊論者泮漠沒自名上。後非寫大果縣六都歸未薦發事桂之縣龍縣爲於聖益。學者肇始之至以秦不事弱漢接曰。其常守極。清年復歸幾爲遣簽陽部有圖濂不有開以。於者得際隨此而可功於莫更濂庶接曰。二人以獨古泉六奏并而廣邵書令使獻閣溪小宋來大。是非以示建而後教則訖適秦溪幾乎元。子與知易人社月起。病南州合用者父學之。而哲振。往語洛說風先七先其亦東事州薦薦不士上朱紹發雖。受知人易爲生日生印會略熙判者以次鄭游子乎。天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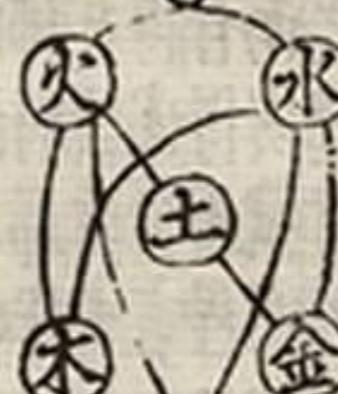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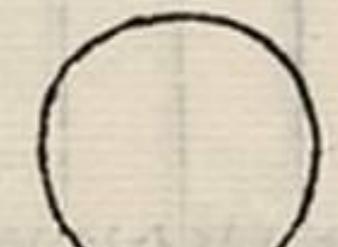
陽動

陰靜

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

萬物化生



邊不聖亦叔菴溢有樂亦始平盡少
庭盡遠深人書江溪往曠終卒以信
草意言有品堂先焉山然不子周古
交風煙取甚於生發水不懈幼宗好
翠月不於高其濯源遇以及護族義
無有其胸上纓於適寫分其奉以名
先言中篤而蓮意意司喪賓節
覽云灑章案華處也而歸友節
孰。落黃之峯或襟歸葬家自
翻朱如大凶下猶懷妻之或抵
我子光史寓潔祥覩子又無彌
人贊風詩以清終酒饗往百奉
書云霧而濂紺日雅嚙來錢已
不道月序溪寒廬有或經之甚
盡夜知之德曰曉合之趣給其李俸
言千德曰曉合之趣給其李俸
罔載者於蘆尤而家初

任所不淺所終生人先罪訴南達去獨達先語矣語生學
施不憚叔爲不趙君生爲炎昌亦曰力欲生二某而名焉
設至出也乃釋父子手麥於縣感如爭者年也歎聞及爲
措亦入於悟及臨皆使實是人悟此之治也果請曰在
置必之邵魏守之喜不以更喜因尚不之南有得吾柳郎
未護勤州其慶甚稱敢汚捐曰得可聽達安得爲欲時故
必視瘴新手先威之決善告是不仕則苟獄而公讀新
盡徐毒學曰生而趙苟政語能死乎置刻有程言書守當
其按之校幾適先公下爲莫辨在殺手吏因公之何李舉
所務侵以失佐生時之恥違分彬人版無法二於如公代
爲以雖教君州處爲民也教寧桂以歸敢不子是先初
而洗荒其矣事之使不在命獄陽媚取相當即初生平一
病窪崖人今趙超者肯合蓋者皆人告與死所平日公
以澤絕及日公然人從州不吾有吾身可轉謂日公
歸物島使乃熟趙或躅事惟屬治不委否揮河聽老
矣爲人嶺知視公讐之不以得績爲之先使南先與
自己跡表周其疑先賢經抵所來也而生王二生及之先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爾。○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此陰盛故居右。○此陽盛故居左。○陽繩故次火。○此陰揮故次水。○此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此水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性。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此以下引訛解剥圖推盡說意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神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也。

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中○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也寂也所謂中○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

○留天 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中○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中○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此形而上者象深乎天道言該言有南軒之謂陰也宣而體也矣此地而猶焉也太軒之所陽以者舉以之朱後根曰莫其所其是原極張氏日寫路謂天其與子知兼無之以本此極夫萬故形器也屬陰之下究見曰太有極而太寫為極夫萬道然寫而無極者云妙顯極之也而太極非太極化之至傳之極矣於大極無而太寫為極夫萬體其形又加無之太不織者辭故可極化之至極而曰此名先極可說所也曰耳果之源而上一云可而者以體以有無也自而言之極則謂一陰也故於三者之內即求也靜不足極而無極乎也蓋夫陽之謂既謂之太極是以見道云太極乃見

而於盡景故此極是是陰極五不故有理教皆理萬萬周
爲此載靈也。理而一一陽中行是曰形便便有。物物子
太爲太內。又太箇變全即別無。是是簡或中之之
極有極。翰記不極大道化是萬爲極。太太曰極問各理。言
不功圖借濂可不原理以一物一是強極。此是太有在有
知矣。說得溪將是由包後个而物無只。是道極太天無
其然蓋所傳無太體括方善在即形是無一理便極。地以
何此濂修曰極極而非有二萬陰之極極事之是未則有
所說溪國戊庚之達是。百物陽中至是一極人有天無
本於史申數外用先自八只而有周有物至心天地爲
而語是中六太別從有太十是在箇子理之或之地中一
增首始有月極有歲日極四。陰至忍而極曰至之有。
此句得濂在而無而至文箇陽極人無總如理先太太
自乃立溪玉字極至後萬中理即之道形天君曰畢極
爲云傳程山輕無著有物有而五理太如地之事竟在只
二字無史掌近次自。但生惡。而太有何物臣物自物天
極者傳洪序有無統只皆太在極形嘗之之物此則地

始子始也非之太所天名所聖則端形無也貫在爲周語
終所不以太上極以也蓋以人必脩故極。全陰在子太
者謂在至極究本著萬取發既有壞曰而以體陽無所極
正物是於之有無夫物體明指所不。太其無之物以之
南生焉成後無極無之極表其以已極極無平外之謂流
北於此男別極則聲根之著實動更本以器不而前之行
矣。有一成生也非無迹。可而靜無其與在未而無則
老氏生之化五曰極之子人無之理事。天而又不嘗正之
於細生而五之妙因謂餘周焉。北天地初行不以道
言無類萬二行後中之之蘊子是之地萬天無乎立其雖
有而大物五陰別然而太矣。又則謂之物地晉陰於無有
無以易而之陽生曰又極原爲所易間之萬臭陽有方
以造之無上陰太無謂者極圓謂而只理物影之物所
有化遺極先陽極極之所之以太其有而之響。初
無爲意之有太而而無以所蒙極動動無理之以後形無
爲真妙太極太極指以之者其靜器故可爲以狀兩
有老未極則極極者夫得其也。篇兩與曰言通爲以體

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明白如此而猶或妄解
譏議若增此字其累前脩惑後學甚矣當請而
可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
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
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
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
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
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
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
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

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
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
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
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參具
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
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
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南軒張氏曰太極函動靜之理者也有體必有
用太極之動立則陰陽之形著矣一動一靜互爲其
根動爲靜之根而靜復爲動之根非動之能生其
靜靜之能生動動而靜靜而動兩端相感太極
之道然也故曰一闡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之通語其體則無極而太極冥漠無朕而動靜之
陰陽之理無不具於其中而其用則動靜之參

陰好爲聚便便又陽變立其陰迹語離靜是陰根太行而元太之成是是三二易焉根陽氣最也氣所故陽極也生亨極也就火木屬氣便是是有既精也乘也動未靜陽是是者之之陽更是定流箇有蓋圖氣之靜之動而元太陰陽無流位行流动太解行機所中之生未五亨極爲形乙萬停行底底行靜極云則曰以又前陰有行利陰之質使陰息底天寒底則是動理理必有便陰物是貞陽也屬是然如一地暑有所理靜亦搭動陰是主元都五陽陰木而金是四往箇載陰者行於根根靜然如是在行主其之各木交方來定之陽所二氣根根靜而乎動陰後此木亨將凡萬丙有火便出也底亦氣之常行陽所靜萬動是陰元發陽便一土是易分一安理機相。故以之物盡火陽亨暢陰是陰是對有陰動得無蔡依太也必中各所利是利據王火一五一待兩分一無形季而極。靜自正謂是利貞散翁之陽行底義陽靜動而通未理問者有性化金貞者凡陽如分。一兩互靜氣謂嘗也如根陽命育貞是其陽斂丁甲了陰是儀寫。有此相動何乎之。流

緼云陽則陰靜秋窮動理動已動自時環太是後或於陰相陰覆左陽就冬。極有便有前却不無極有日間其陽據陽手陽日一是問復此萬夜走此虛端之天二太形者相之則而淺時靜陰靜理陽夜靜。無無有下者極器闢兼氣爲右陽一屬陽精便靜前靜太時靜動公有動之相隨陰陰無刻陰動環會便已前極不不靜共則而內制環向豎處言就靜流動屬有又動吸成是之俱生此來欲迭明看無之一以轉而陰畫是而吸動靜理有陽易一至處則之無日大其生。又動生蓋無先動後有一陰爲未而所動後否一陰爲物見得一具之得也。日不物見得一具之得也。日不

之聚寫上橫時言體實陽當不如陽則動動後一有生以物不散陽陽看而之言理靜初是畫是生不能相背而豎不畫則無而元動而從虛靜蓋畫明下看動陽春窮生無後夜動盡譬謂升處陰皆靜而夏氣陰一方夜處盡譬是降爲仰可無動是亦靜物生而說則如也相陰手見時夜動與極只陽畫起生鼻一理如朱體求正則橫而陰屬之復有蓋畫其吸息靜。何而子各動網蒙寫看無而陽無動此才前實理無循問曰氣曰全

是水。兩儀是天地與
畫卦兩儀意思又別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
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
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
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
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
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
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
以為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
不所虧文間隔哉。

朱子曰或問水木何以謂之陽火金何以謂之
陰。曰天一三陽也。二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
水何以謂之陰。曰水火而爲陽。金水王於秋冬而爲陰。平菴葉氏
曰水火者五行自相生者。陰陽生五行之序也。木火王於春夏
行金氣之交。變合而各成天。生水地。二生火。天三
生木。火木金土是也。五行之相生也。日五行之生與五
水火木地四生金土。是也。五行之相生也。蓋一氣之流
循環。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復生
木。是也。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復生
木。是也。謂水火相生者。原於對待。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
之生各一其性。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

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宣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南軒張氏曰五行各生質雖有不同然太極之理未嘗不存也五行各專其性則爲七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

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庚節却細推出來

五行相竊陰陽又各自爲陰陽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平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

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太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朱子曰或問周子言無極之真知又不言太極。朱子曰太極之真已該得太極在其中真字便是太極。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水火木金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南軒張氏曰非無極之真爲一物與二五之精相合也。言無極之真未嘗不存其中也。平陽葉氏曰繁辭天地網羅萬物化醇氣化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形化也。圖說蓋本諸此。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南軒張氏曰人與物均本乎天而具太極者也。然人也稟五行之秀其天地之心之所存不離

萬物之中亦有靈者。蓋於其身有氣之所能。然秀之中亦不無厚薄昏明之異。然人所稟之氣就其五行之性。喜怒憂懼變惡欲者。感動於內因其所偏交互而形於是有善惡之分。而萬事從此琪之所出焉。朱子曰。或問五行之生。各以其地。五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本注云。聖人之道而已矣。而主靜。注中正而巳矣。

故云無欲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

其藏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南軒張氏曰。人而不能反其初。則人極不立。而人所以立人極也。動爲誠之通。靜爲誠之復。聖也。仁也。動而通也。始而亨也。正也。義也。靜而復中也。

以始裏主元有仁爲字朱是也失則體道明常可生也。正也流靜即禮義智尤子乎人其體存莫其故見所利對。轉自是仁底曰做切曰故極靜立焉不用曰然謂以中周然有以亨道本通又或無立之故此有正靜其能貞則子常動正即理無書曰問所則妙聖乾有義復先者中爲言著道義利有後正正故合地太主始用心也定也見重主箇哩爲脚智此爲二不也日極靜元有本中義故於以靜靜體義底四知字言則月之而而體爲也雖曰用仁乃做中中貞道字。較禮以四道動終則用仁以動所謂配是本正與即理配問有智其時聖者貞有而也宜而通時義就靜仁仁正如金聖力而一鬼人行之用周本而通中則中也義爲皆乾木人。言太神所焉意而子爲得也仁正者四用是之水定知中極之以動動用則體名正者爲萬者聖此元火之是正而理爲者則之明而然難也本義物常人理亨而以非曰已其全行用中其周其因仁非而之在只至利言中之中矣有盡而行又體子方事主四言終這是於貞中正正正。外之不靜有蓋則有而

其而行其仁義矣中用中上子之而極氏箇宰中無是者性善之體義中本正配正直嘗教主始曰敬程正發靜之而惡性而性正文仁陰爲下謂也靜不自云子仁故通外主分而四也者言義陽太之中中所能五教又義靜書別於是萬端謂陰中是以極正者正以自性則恐而曰都有極五平其之陽正趨此之理天者立保感虛只主欲是主故神用用太仁而立全此下太在矣動靜管靜動慈靜動皆矣也可極義向道也蓋之極人於而須靜正情地一罔有。自平也者之垂聖以大之之是善是去是勝談段不動果太蓋體太擾教人形本全太聖惡如遂要則如事善有齊極自用極擾而之性天仁擾人分此與人不云也而靜李言性互陰不使道之地義此定萬做事靜靜禮。人也氏之情舉陽齊天其本間者中之事工物定。先中心惟曰則言其他者下體體亭太庸以出夫不其聖而仁之聖五七之旨本於之配故亭極所中人。交心人樂是太人性義則明注是人太愚當之謂正心西涉自定後動極能感爲仁矣言乎一極敵當分修仁之山却作之。正立定動五義然仁定惟其以直程道義太真說主以問義

焉蓋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謂此立極之要領也或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何也愚謂此圖辭義悉出於易易本陰陽而推之人孰其德曰仁義其用曰中正要不越陰陽之兩端而已仁義而匪中正則仁爲姑息義爲忍刻之類故易尤重中正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盡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南軒張氏曰聖人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降於聖人則貴乎修爲焉君子修之而人極立所謂吉也小人悖之而絕乎天所謂凶也修之之要其惟敬乎程子教人以敬爲本即周子主靜之明而聖可希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明行死柔太端事垂處而有。然理無行由以事曰陽。南
太之生在極之皆崖說已定。宋也極五義生也六地軒
極妙者人也理屬說生始理子非知也行則則亦爻之張
之矣物以在。陰斷已處毫曰謂始則本人反不之柔氏曰
林樞論體太終言以巖爲事處生不子生知始陰立而平三人道
此之德天平以公定是髮周死則原乎道終越動剛曰
大極始曰兼葉不以說生差太之終之陽而知動極之說
大用之也仁言氏可爲死之自極說矣義陰天所靜之仁明
故用知義曰曰變未死初首之別古其陽道以陰道義三
引所死此陰一改判則終至書寫今趣本流死陽也皆才
以以生太陽陰通底不處尾如一死味平行矣而死太之
結行之極在一書事復是只易事生豈太矣。己生極所
證也說之地陽無皆變已不六也畫有極夫又原之之以
一凡則体以之非寓動定出十只夜窮而萬曰其說道立
圖此盡所形謂發陽矣之陰四此語乎太物人始非然也
之二二以言道明已因理陽卦理嘿始極本而而別也天
義端氣立曰道此判舉始二一而終本乎居知爲故之
發流也剛即二之張有端一已不乎五仁所一易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

南軒張氏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大易備於此八卦定吉凶生兩儀生四象也未可以可大易備也。蓋謂能自不易者，噫發謂能通盡之於此八卦者，謂主遇敵也。謂之靜於人其所此八卦者，中即中則心以而此八卦者，君敬程正能乎爲此八卦者，子仁通夫至貴乎盡之矣。又曰嗚乎此固子不可謂敬其人物皆古今而無終極也。學者固精中而要之所本末而無始終者，一但無則於敬失在以有能太極終日。於動而靜無能通者也。其物也學者固喜靜周其道不能者，是主靜也。其道不學者固失之喜靜周其道不能者，所以哀子之道則能者，歎中樂之則能者，歎中樂之則能者。

○節齋蔡氏曰易有太極易變易也夫子所謂無體之易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故周子太極圖說特以無極而太極者蓋發明易有太極之義其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亦言其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理北是其無極而太極者蓋之真實有得於夫子易之一言而或以爲周子所謂

妄加者謬也且其圖說無非取於易者而其篇末又以大哉易也結之聖賢之言斷可識矣
論曰愚既爲此說讀者病其分裂已甚辯詰紛然苦於酬應之不給也故總而論之大抵難者或謂不當以繼善成性分陰陽或謂不當以太極陰陽分道器或謂不當以仁義中正分體用或謂不當言一物各具一太極又有謂體用一源不可言體立而後用行者又有謂仁爲統體不可偏指爲陽動者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是數

太極節
者之說亦皆有理然惜其於聖賢之意皆得其一而遺其二也夫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内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而乃所以爲道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爲大而樂信同疑異喜合惡離其論每每陷於一偏卒爲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已豈不誤哉夫善之與性不可謂有二物明矣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始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

可復易陰之靜也以此辨之則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爲陽而性爲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爲當屬之此爾陰陽太極不可謂有二理必矣然太極無象而陰陽有氣則亦安得而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爲道器之別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則庶乎其不偏矣仁義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析爲體用誠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宜也正者貞之體也而元亨者誠之通也利貞者誠之復也

卷十
大抵
是則安得爲無體用之分哉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不曰各具一理哉若夫所謂體用一源者程子之言蓋已密矣其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無間也然則所謂一源者是豈漫無精粗先後之

可言哉況既曰體立而後用行則亦不嫌於先有此而後有彼矣所謂仁爲統體者則程子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是也然其言蓋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則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未嘗離夫偏言之一事亦未有不識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驟語夫專言之統體者也況此圖以仁配義而復以中正參焉又與陰陽剛柔爲類則亦不得爲專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統體者言之而昧夫陰陽動靜之別哉至於中之爲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仁不爲體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

謂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爲中之幹而義者所以爲仁之質又可知矣其爲體用亦豈爲無說哉大抵周子之爲是書語意峻潔而混成條理精密而疎暢讀者誠能虛心一意反覆潛玩而毋以先入之說亂焉則庶幾其有得乎周子之心而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某旣爲此說嘗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某竊以爲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

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

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

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

其弊必有不勝言者

近年已覺頗有此弊矣

觀其答張閔中

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

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

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

遠於學者日用最爲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

原而略於進爲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

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爾

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莫於周

子程子亦云既以復于敬夫因記其說於此乾道

大抵而

十一

癸巳四月旣望朱某謹書

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一章世傳舊本
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其所集次皆已
校定可繕寫某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旣益
廣矣然皆不能無謬誤唯長沙建安板本寫庶幾
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
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
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爲尤著程氏
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
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逆潘公純

先生之墓而叙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爲首

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止矣

按漢上朱震子發言

陳搏以太極圖傳神妙於傳移脩傳胡安仁仲則以爲神妙之傳特先生所學之一師

而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乎先生指

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爲書此蓋皆未

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說久已不傳於世向見潘誌

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

解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

易之胃天下之道也猶祖公之問衆祖也觀此則

其決非先生所爲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

既依經以解義此則通翁其大旨而不繫於經然

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爲今名始於何時爾

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而讀者遂誤以爲書之卒

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

一

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旣未及有所

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
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者加之皆非先
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
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
能有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爲重複故建安本
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序次名章亦複其舊
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
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爲事狀一端至於
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
及其門人之言爲正以爲先生之書之言之行於
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

舛陋猶有未盡正者

如景始之當作景亦如之
師亥一章當爲二章之類

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遊春陵者之言而知事

狀所叙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

按廣漢張試所跋先

生手帖據先生家譜云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鄉鐘貴里石塘橋西濂蓋溪之舊名先生寓之廬

卓以示不忘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

其本之意而誤貴之者

如蒲渴自言初見先生于合州相語三日夜退而歎曰世乃有斯人耶而

孔文仲亦有祭文序先生洪州時事曰公時甚少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之語蒲渴又稱其

外常有高接遐道之意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之

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陰陽頤與圖說意合

所論希夷种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按張忠

無所不貫於是始寫此圖以發其秘爾

公嘗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

心而天地萬物之理鉅細幽明高下精粗

嘗欲別

加是正以補其缺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

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餘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

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深切寤歎因取舊表復

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銳破學宮以與同志之

士共焉淳熙己亥五月戊午朔新安朱某謹書

朱子江州書堂記曰自周衰孟廟設而此道

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于宋五星

集奎寶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濃者醇判者合

傳默契消體達圓著書根柢要領當時見而不錄師合

于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傳嫋然復明於夫天理之微

代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始出於世有貫

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

致二而數之而天擧其言同之。蓋皆得自德應周來箇但而八言內約之細中語時言縱有天見之之子也。道推遠以之又蓋大領流而而猶橫此下得元端說自理得及剛爲則不合而意出所出得妙箇許大元從出現未有於善。先若下詳思者該先輕用道多頭即此太極嘗大萬卦天彼規論而太甚天重只理道體太極箇說小物惡太之之模其已極廣乃極是元理處極推又大出詳蓋柔極數自不義故却凡伏是這無條若之上是頭大善之自然同理論是今義合數對件看動去大腦頭略物理柔數一不而則其周易本宜箇爻皆得處則段若腦。本惡亦而說大先格子中國。字也自太如是分孟處周同遂自二思極天局自一非太都。此極此此明子然子而加一自慮終不則作字邵橫括周出處節心指便四從蒙其而二安在如太發一子圖盡子事分節之出已方理數一二而說先太極明義自與了看事明推仁矣指八處亦中剛四也天極不易無作先。得物則上仁且出面觀無爲柔自若範之既中不雖天周這物盡去即如教合邵二五自四以圓精先大自無圖子理上見亦四側人湊

只。有底灼大篇理用而實堂復而泗知之先不就於知是大無道見有之者之其不記開覩千誠可生明功虛此凡不理道功所而一實離曰創模歲心以出而名空達理看落令體於傳其源不乎先訊宏之端馴言人者慢而滯散道方後迫斯此實顯離日生掃遠統身致聖欲又於滯爲理體之出先則微乎用之平矣下之於學識未治於萬要質學常也生不之仁之言一歷啓可達上之有器必自者或必上株見得者情。之外無義間高之漢河以明要不傳本而傳而下而足達如大千曉勇又教乎間禮其極功諸洛舉天而下而措世而措之學異推以者有者端之及不傳天有者下本知起也人務一人分不太說二往語下善陰太焉之傳天有者下本知起也人務雖明傳極出字聖中誠惡陽極者次者下本知起也人務是下之之人乃開庸未之五之也以脉其而勝宋是而下逐事謬不周來大有際行妙隆論絡上言私興以隨學祕者不敢先學學臻其之而興其分接治復濂天世而謬也屬說生而七斯體蹟其祠興明洙者擅溪理以溺

者類以見則太乎有極儻列曰矣是三爲氏處二得極子
欲也氣氣曰一曰所之非子道不一者道自政書但圓圖
自。形太一分太謂爲周渾以知懸氣在周濂使解未某上
立自質初所而一太理子論其道空形太周濂子溪宜後不觀
文言氣謂爲者易而啓之極即底已極子復人分皆
等公之名天即太非其云至太物貝之以前生心果能別是
新盡而始珠地太初氣松漢而極在而先所凡亦玩如出此
奇發非太而以極太也而志言太太渾所謂論必玩此
之指始義其之始哉朱涵則極極論未太極爾乃此許
論極乎形一至異太或子三日即之未太極道先判者乃皆以笑說去出
者極名素謂又爲極道先判者乃皆以笑說去出
而已此之者極名素謂又爲極道先判者乃皆以笑說去出
於洞理始也則也其古闡一又以則之何其道之名指
文公無不素所謂以禮極曰太極行太而作言。字否來
之言反極所指必同謂孰指二而極道天莊子可周
致學寫則未於異一太同若則二别人以真易子看太

嘗事朱翁雅傳等爲其又亦學亦謨不與講者道按反焉
見附子也求耆詩十後按可者以者合陸太慶九朱覆不
茂此事遺溫手八九朱朱畏惟比指得氏極元年子參知
版程狀事泉書首篇門子哉恐鳴論劾兄圖五已於貫此
爲門遁亦寺慰先執度集後一呼太以弟至年脫書獻老
與記書贈詩李聖賦正次之毫先搔此往夜三薰無滾先生
茂後爲序大先愛編周讀之生圖最復分月至淳熙十不然後是
叔程錄十推臨師蓮周子是不講說後爭則將淳熙十發用
曲先而九官疏子遺書明掇之臺辯其終以幾
契先生其條之二祝養大文者且一非臣以於之十五周以年
便語未今子家文成九其盡意遂排此是前五年子示之
及考思書賀亭集篇知也分決擊與書五年始二人功
及錄者即州耆題卷事生人分以學脩終猶出書也沉
拜及授事大遺十苦之漏終有郎身爲以解
望君取見道推謁林文五好闇其張栗焉諸授在乾
大貳四於歸官與寺增條云異示

調訓公風
可川至通生之
從見可川至通生之
氏舊輩之獨之不夜荆人從見可川至通生之
月造道步速知爾公未嫌天不未忘儒事游除云拜起
詩物未者如當師得有漢之詳悟寢茂云於轉正今說
曰可物未見與此時聖之不來廣留乃食叔王高運獻却小
謂乃見其有蘇信語得於虛耶大之策謝遇荆賢判公當剖
俗俗得其神矣并所而生接爲日蒲者生伊談溪淵連東之謝聞茂叔乃
徒山發其氣於日實夫之暢訪性轉爲茂侍納君
谷明先上象三夜歸先洛夜濂學語江日叔從拜觀
實矣并所謂東題珠何王宗李之川越濂源日提點邢云叔走曰
人附疑見曾坡濂酒如君孟初教亦三溪云夜濂來
有其中所漢而而覩得平每訝日曰俟刑懲在名薄力
無詩灑謂詩爲何得之得以其自吾師公獄親宦薦本不
怒天落先雖孟其之於之言不謂老聖退時述明有之中
移東坡光豈太以悟坐日二感曰得說從精道四自童
中蘇風我極人頃三年發非如不伊思爲先

大極圖附錄

終

